

重新打量镁光灯下
那些光鲜亮丽的身影

中国演员访谈录

易立竞 著

易立竞 著

中国演员访谈录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演员访谈录/易立竞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633 - 9987 - 1

I. ①中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演员—访谈录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5. 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3715 号

总 监 制: 郑纳新

策 划: 余 红

责任编辑: 余 红

装帧设计: 孙豫苏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31260822 - 129/139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 690mm × 960mm 1/16

印张: 20.5 字数: 210 千字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 0539 - 2925659)

目 录

李亚鹏:在绅士和流氓之间游走	001
巩 俐:我这一生,情是第一位	032
孙红雷:我离娱乐圈很远	049
章子怡:我的野心在哪里?	071
刘 烨:本来可以当偶像,却选择了做演员	085
葛 优:我要保持住现在的状态	100
李冰冰:我想卸掉身上男人一样的盔甲	114
范 伟:我是东北乱炖	124
赵 薇:不靠男人不靠权贵	131
廖 凡: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男一号	139
陈 坤:34岁,心落地了	147
张静初:穿盔戴甲	157
段奕宏:我从零度到一百度没有过渡	176
张涵予:我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命	190
姚 晨:事业是男人的事	201
张铁林:“皇帝”这格局左右不了我	209
闫 妮:现在是我的黄金时期	219
何 冰:我不会拒绝演配角	228
周 迅:爱情是我的致命伤	237

陈宝国 :我演了最酷的皇帝	245
徐 帆 :我受过冯小刚的特训	255
陈建斌 :表演是我唯一的娱乐	264
濮存昕 :30岁前没人理我	277
蒋雯丽 :我曾有过明星梦	285
海 清 :粉红就好	293
袁 泉 :我有好演员的特质	304
余 男 :我是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	311
跋 :镜子/王峰	322

有人说，李亚鹏的生活其实比他的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精彩，对此说法，李亚鹏是承认的。作为中国影视圈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青春偶像，李亚鹏一直生活在镁光灯下，甚至，“连拍戏间隙，在农田里撒泡尿也会被拍下来”。

李亚鹏最为人们所关注的，是他的情感生活。恋爱、结婚、生子、绯闻、离婚，等等，等等。若干年来，这些消息经常霸占娱乐版头条新闻的位置。真的假的，假的真的，让人眼花缭乱，无从分辨。

曾经的爱情经历，让他背上了“花心大少”的罪名。他不为自己做任何辩解，“真实情况怎么样，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知道，而我把知道的永远放在心里了。我扛着，男人嘛。女孩儿经不起这个的”。

他谈恋爱的对象，一个比一个腕儿大，这给了人们质疑李亚鹏情感动机的空间，直到与王菲这位华语歌坛顶尖人物结婚，把媒体的关注推向了极致。面对周围的各种反应，李亚鹏不否认自己曾经有过压力，“朋友对我说，你做了这个选择，那么你这一辈子做什么事情，无论好与不好，都会受到很多非议”。李亚鹏说，他“可以控制自己不

去爱这样一个女人，不去娶这样一个女人”，但“不愿放弃自己内心真实的愿望”。为了追求真实，李亚鹏付出了代价。曾有香港狗仔说，“在大陆，只有李亚鹏、王菲值得追踪”。狗仔们眼里的新闻价值，让李亚鹏一家在家门外的一切举动几乎都被收入镜头之中。

采访时，李亚鹏在广东顺德、肇庆一带拍戏，记者到达的当天，某门户网站头版头条刊登出“传王菲婚姻临近破裂，李亚鹏被曝搭上女星某某”的新闻。无数人睁大眼睛，等着看结局。当晚采访时，21 点 32 分，李亚鹏忽然停下来，说要先打一个电话，他边讲电话边往远处走去。记者听到李亚鹏轻声问：“嫣儿睡了吗？”亲昵的语气让人不用问就知道电话那头的人是谁。

“每天晚上 9 点半他一定准时往家里打电话。”李亚鹏的助手说。

一个电话让所有疑问烟消云散。

李亚鹏有个周围朋友都知道的习惯，如果在北京，晚上 9 点半一定会赶回家，哪怕手头上的事情没做完，“因为她们睡得早，最晚 9 点半就睡了，有时候我还需要应酬，那就先回去一下，我不想让嫣儿觉得我老不在，中间回去一下，认真地上床假装睡觉，听到她睡着了，再起来穿衣服出门”。

2006 年 5 月 27 日，女儿李嫣的出生，让李亚鹏的人生走入了另一种境界。他说，女儿就是他以前一直不知道却一直在等待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的“任”。李嫣先天唇裂，这个情况在王菲怀孕 5 个月左右时就已知道，他们决定接受，但没告诉周围任何人，直到孩子出生时，他们也一直在保守着这个秘密。不知道消息是从哪儿走漏的，有香港媒体欲出资数万元买孩子的照片。初为人父的喜悦被孩子的先天不足带来的困扰所冲淡，没有人知道，他当时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，最终，他选择了面对与承担。

“我们家有一个场景至今都没有改变过。我书房的书桌前原本只有一把椅子，后来旁边临时加了一把，从她还在坐月子，刚能够下地开始，我们就上网、打电话联络关于要去美国给孩子看病的各种事情，就这个问题我都可以出一本求医指南了。正常情况下会有很多人来帮我们，可当时那个情况还没法去跟别人讲。现在每次去书房的时候，心里会有一下那种感觉，因为那两把椅

子再也没有搬开过，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将那两把椅子搬开。”

2008年7月23日，泰国曼谷机场，当一直忍受媒体挑衅与过分关注的李亚鹏，看到镜头顶到两岁女儿的头上时，他毫不犹豫地一脚踹向了拿着相机的记者。“拍我没问题，可是当他把相机顶到我女儿头上的时候，我抽他都是轻的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宽容了，但是不代表没有底线。”李亚鹏的底线是家庭，为了这条底线，“可以付出生命”。

熟悉李亚鹏的人说：他是个外表温和，但内心有力量的人。

朋友说：他是个豁达的人。

网民说：王菲算是嫁对人了。

李亚鹏曾在日记中为女儿写下过这样一段话：“上帝给了你这伤痕，我要让这伤痕成为你的荣耀。”

2006年12月26日，以女儿名字命名的嫣然天使基金在李亚鹏的努力下正式启动。人们说，李亚鹏创办嫣然天使基金，帮助了很多唇腭裂的孩子。“我没那么伟大，我做这些，最开始是为了自己的女儿，大家现在不是对唇腭裂好奇吗？我们希望通过嫣然天使基金的各种活动消除人们对这些孩子的好奇，我会在女儿五六岁以后，带着她跟我一起去做这件事情，带她一起去帮助跟她一样的孩子，而且，我还要带着她，还有和她一样的孩子，去帮助像你我一样健康的人。”说这话时，李亚鹏的语气淡然，坚定。

随着采访的深入，李亚鹏演员的身份逐渐模糊，一个丈夫、一个父亲、一个男人的形象，慢慢清晰、完整起来。

我不是个放浪形骸的人——对话李亚鹏

为“五斗米”进了娱乐圈

易立竞：你满意自己在《我们俩的婚姻》中的表演吗？

李亚鹏：还是满意的。不过如果让我再演一遍可能会更好一点。演员永

远是这样。

易立竞：对演技有自信吗？出演郭靖充满争议的时候，也没怀疑过？

李亚鹏：先说郭靖，我觉得那质疑是胡扯，所以我没必要去认真。《我们俩的婚姻》这部戏，媒体很认可，同时却说，“这次这个角色可能比较适合他，所以演得很好，可能以前郭靖那种复杂的角色他难以把握”。你怎么跟他去较真？这些质疑都是扯淡的事情。

至于演技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我用专业的身份和角度去看别人演绎角色的时候，也只分喜欢和不喜欢的，很难客观评论。演技是很专业的问题，作为观众，你可以说喜欢或不喜欢，这没问题，这是观众的权利，非把它上升到演技的问题，我就有点不接受。

你看过原著吗？我是一个铁杆武侠迷。你理解的郭靖是那样的，我理解的郭靖是这样的，大智若愚的，不是很机灵、很精干的——那是令狐冲——一定要探讨，先探讨怎么理解的问题。这么多年来，媒体即使表扬你的时候，也总是忘不了把这个事情提一下。提了很多遍以后，它就成了一个既定事实。

易立竞：什么机缘让你进入了这行业？

李亚鹏：我进这个行业是很偶然的。我都不太愿意说，说太多遍了。我是哈工大的学生，很偶然进入这个圈子，起先也不拍戏，后来很偶然地被拉着去拍戏。

中戏毕业以后，我不想做演员，但还要在这个圈子里，就在家做编剧，做了一年。我自娱自乐还卖过一个剧本，写一个狼的故事，但是没拍。卖了 8000 块钱，养活了我一年呢。这给了我信念，可是给我的钱不足以让我继续生活下去。而且做了一年后发现你 22 岁做什么编剧呀？你有什么生活吗？发现自己做不了就干别的去了，打算回去和朋友合开公司。回乌鲁木齐坐三天三夜火车，身上只有 20 多块钱，我用这 20 多块钱买了 3 包烟，带着 3 包烟上车，坐硬座，没钱吃饭。这时就知道，还是要先解决温饱问题，再解决理想问题。

易立竞：当时回去就是为了不做演员？

李亚鹏：对。但我回去是有事情做的。我以前在乌鲁木齐做过演唱会呀什么的，有很多公司是朋友开的，他们很希望我回去。我回去可以做一个文化公司的老总之类的，至少做一个小文化公司的总经理。

易立竞：这么说来，当初进娱乐圈也是为了五斗米？

李亚鹏：对。回家之前我依然不认为这有什么，回去就回去了。但真回到家你就明白了，你不工作，周围的目光、父母的关切让你觉得有压力。你不能再问家里要钱吧。刚好滕文骥导演打电话让我拍《北京深秋的故事》，就回来了。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，一口气拍了三四年。积累了一点，不能说财富，一点经济基础吧，就开始去做事情了。第一个公司是99年，一个网络公司。到了年底，我们公司有了60多个人，然后就倒闭了。然后做一个叫《喜宴》的杂志，跟婚礼相关的，做了两年，接近成功的时候又失败了。

易立竞：这算是你挣脱娱乐圈的行动？

李亚鹏：算。但并没有寻找到我的终极目标。你刚才说得挺准确的，想挣脱这个圈子，或者说为了挣脱这个行业所做的努力。

易立竞：你对演艺行业完全不认同吗？

李亚鹏：我是对这个行业不完全认同。这行业有它可爱的地方，有它美好的地方，有它单纯的地方，到今天我都这么认为。但也会让你虚荣、丧失自我。这是一个名利场。我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每天回家都去看娱乐新闻，看久了，你就掉在这个圈子里，你的一切判断和评价都是以这个为基础。你就丧失了正确审视自己的能力了。所以永远跟某些事物保持一定距离才可以相对清醒一点。

以前我从心里瞧不起演员这行业

易立竞：2001年至今，你拍戏很少。

李亚鹏:从2001年到现在,我从来没有完全离开过娱乐圈。每年还都会拍一个戏。不过更多时间已经不是在这个行业里了。这些戏,有些是自己公司投的,我演了,合理吧。有些戏是人情,你总要欠一些人情的。所以8年一共拍了不到8部。这次跟李自人导演合作拍《我们俩的婚姻》,我又开始重新思考演员这个事情了。这8年做了好多乱七八糟的生意,不过追求的也不是商业上的成功。

易立竞:你追求什么呢?

李亚鹏:开始是很迷茫的,不知道在追求什么。我写过一篇博客,说这些年来,有一定能力的时候,就去投各种各样的项目,其实就像一个小孩在给自己买各种各样的玩具。后来结婚了,有孩子了,突然觉得,哦,可能这些年的生活是一个历练吧。这可能是你在演艺圈里永远无法获得的一种经验,商场的那种现实和无情远远大于娱乐行业,可以算得上是历练了。

易立竞:你的人生的戏剧冲突性,可能比你的某些作品还要强烈。

李亚鹏:太强烈了。女儿出生后,我才知道原来天将降我之大任就是我的女儿。从此以后我不能再像个孩子似的给自己买喜爱的玩具了。我要坐在书桌前,拿着一张纸和一支笔,像我少年时候一样重新开始考虑我的生活。

我也想了这些年的生意对我的意义。因为这些生意不是为了赚钱,就不是那么积极,也没取得商业上的成功,我投了八九个公司,很分散。大家问,你到底在做什么?我通常就说,我至少帮社会解决了五六百人的就业问题吧。这样就够了,不用解释了。

这两年我开始处理这些公司,慢慢地集中。现在就留一个制作公司。因为我女儿,演变出一个嫣然天使基金,一个公益事业,这是要一直做的事。还有就是做精品酒店,不是那种大型酒店,就是小型的,精品酒店,Boutique Hotel啊,或者设计师酒店啊,在筹备当中。

我女儿出生以后,我突然明白了。演员经历给了我一段很好的人生阅历,而这种阅历恰恰是一个演员所能达到的高度的一个根基。所以从《我们俩的婚姻》开始,演戏上我变得前所未有地认真了,因为有新的认识了。

易立竞：什么认识？你认可这个行业了，或者认可这个社会角色了？

李亚鹏：以前的很多行为是为了回避什么刻意去做别的。今天回头看的时候，发现是因为以前我心里瞧不起演员。

易立竞：终于可以正视内心了？

李亚鹏：对对对。当时我瞧不起演员。（笑）

比如说，社会认同你是一个演员的时候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有一天我挣到的钱——钱有时候是一个标准——超过我作为演员，作为所谓的明星挣到的钱，我就更有理由去瞧不起这个行当了。

今天我觉得那是片面的。你是个理工科的学生，很偶然进到这个行业里来了，而恰恰你在这个行业不说怎么着吧，至少也不是普通的演员。其实这让我很尴尬。我困惑了很长时间，现在明白了，其实没必要啊，那些也是成功的经验。我朋友开玩笑说，你将来肯定是演员当中最成功的生意人，生意人当中最成功的演员。我说对呀，如果我能做到这个也不错呀。

易立竞：这种说法，会不会让你尴尬？

李亚鹏：我不尴尬，两年前会尴尬，现在我又愿意去做演员了，是真正把心里的一切都放下去做这件事情。

易立竞：你女儿嫣儿的到来改变了你？

李亚鹏：坦白讲是你人生积累到这一步，到了一个点了，她只是一个催化剂。

易立竞：现在演戏在生活中占什么分量？

李亚鹏：原来是三分之一，现在占了一半。对表演有了热情。表演实际上是一件有乐趣的事，如果说热爱，就有点勉强。因为还有好多有乐趣的事，不止这一件。

我不怕你封杀我

易立竞:《我们俩的婚姻》这部戏已经完成了。你想传播里面的理念,“比如很多传统,这些对现今的社会有很重要的作用”。你有使命感?

李亚鹏:我不太敢讲这话,很容易被人误会,尤其我身处的是娱乐圈,娱乐圈的人谁会站出来说自己有使命感? (无奈地笑)

易立竞:说使命会成为一个笑话?

李亚鹏:还好吧,我基本上能做到,也不是做到,性格使然,就是不畏流言吧。我要是畏惧这些,我的人生道路早就改变了。以我的智商也好,以我的人生经验也好,如果我想在娱乐圈做到让人人都说你好,根本不是件难事。只是我不愿意,没意义。

易立竞:你否定这个圈子?

李亚鹏:我不是否定这个圈子。我是说,如果我愿意,我知道怎么去做。娱乐圈就是迎合大众。我能不知道吗? 我在这个圈子这么多年,经历过这么多的历练。我不是说我多么聪明,我是说以我在这个行业里的经验,以我的智商,这两者相加,如果我希望让大众觉得我怎么着怎么着,绝对不是一件难事。关键在于你不愿意,不愿意去迎合。虽然我人生的某些方面是从娱乐圈开始的,比如名利,但这不代表我不敢放弃它。

举一个例子:我起诉新浪。哪个艺人敢起诉它? 艺人在新浪面前是弱势群体,它封杀我到今天,只登坏的不登好的。我没问题,起诉它那一天我就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我对你没欲望,我不指望从你那里获得什么。你是媒体我不能告你吗? 我可以告,因为我不怕你封杀我。封杀就封杀吧,你让我在众人眼前消失就消失吧。

易立竞:如果是在你刚出道的时候,你敢这样做吗?

李亚鹏:大的方向上不会有变化,程度上会有不同。一个人的原则就像天性一样是与生俱来的。这样的本质上的东西,你不可能去改变。

易立竞：你内心里面有张扬的东西存在。

李亚鹏：我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张扬的。通常别人问，你是什么性格？我都会说我是“一个没什么性格的人”，我恪守中庸之道，或者说“我欣赏中庸”这样一种人生状态。实际上，你能恪守中庸之道的话，本身就是一种性格了。用古龙一点的话说，没有性格可能就是很强的性格。（笑）

易立竞：无欲则刚。

李亚鹏：是。现在回过头来想，当时我厌倦这个行业的标志，是我不想做演员了。因为我心里瞧不起这个职业。今天你看我依然厌倦，但厌倦的前提是，我愿意去做一个演员了。我厌倦的不是演员这个职业，厌倦的是娱乐圈对人生的解读方式。娱乐就是娱乐，真的，别看你在这个圈子里算什么知名的演员、知名的歌手了，你的社会功能就是供人娱乐。可能我这还是理工科学生骨子里的东西。

易立竞：你一直在提理工科学生的身份。

李亚鹏：我一直认为我是理工科出身的。虽然咱现在干不了高科技了，但是思维还在。（笑）有一天看中央台《对话》节目，台上4个老院士，底下，就是任何综艺节目都能看到的那些观众。那天讨论的话题是科技对人的影响。每个科学家都讲了自己怎么走上科学这条道路的。对底下的孩子也好、家长也好，都很有意义，尤其有很多学生，我看到了这个节目对他们的那种激励。

这种激励人的场面现在太少了，全被娱乐给取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娱乐有更大的收视人群。到底是让人群来引导你，还是你去引导人群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。现在社会对这些宣扬得太少了。整天宣扬的是名和利，是什么财富排行榜，这排行榜那排行榜。娱乐圈的事就更乱了，什么露乳了、露底了，你宣扬的到底是什么呢？

那天我看完这节目很激动，我觉得太好了。真的，这样的节目很容易办，那些老科学家也很乐意回首一下往事，这类节目的教育意义是不可取代的。

易立竞：你对社会现状很不满？

李亚鹏:我的一些不满,还是在对目前的社会积极认同的前提之下。如果我悲观的话,我就不会有不满,你觉得它还可以进步才会有不满。

易立竞:你一直在说意义,意义对你来说很重要,可“意义”是件沉重的事。

李亚鹏:人生本来就是沉重的,就像婚姻,婚姻也本来就是沉重的。有人说我们把这个戏写得这么沉重,没有《新结婚时代》那么美好。我们可能只是表现了它的那种沉重,但沉重才让你接近事物的本质,接近本质之后,你对这个事物的爱才可能是另一种境界的爱。我特别认同一句话,说有一种人格是伟大的:当他认清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以后还依然爱它。据说耶稣就具备这样的人格。

这句话也可以用到对婚姻的态度上。很多人说婚姻是可怕的,我觉得如果你认清了婚姻的本质以后,还能够说我热爱婚姻,这样一种人格也是伟大的。对人生意义的认识的过程、追求的过程,一定是痛苦的,一定是沉重的。但追寻和认知到了以后,你的幸福感会是不同的,这是另外一种更圆满的幸福感。

易立竞:你也同意生活是沉重的,所以大家需要娱乐?

李亚鹏:娱乐方式有很多种,没有必要把自己的道德水准降到这么低来娱乐吧,没有必要每天登什么露乳了、露底了来娱乐自己吧?

生活的本质也许是沉重的,但是我们对生活的追求可以是积极的。我有一个优点,就是我始终是积极的,不管遇到什么事情。你比如说嫣儿的事情——不是我老要说这个事,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——我觉得我是积极的,如果你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的话,可能事情会走向另一面。而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,你积极的话,一定会有所得。当然也可能我相对来讲还是幸运的,每次对人生意义积极追求的结果,还是得到了回报。我说的不是外界的回馈,当我这么做的时候,自己就得到了,不用外界回馈啊。

在帮助肢体有残障的人的过程中,修复了自己的灵魂

易立竞:有一段时间,你的精力全在基金会上。

李亚鹏:这个是必然的,刚开始和做公司一样的,没有个两三年的基础,怎么能走上正常的轨道? 创建之初都是白纸一张,有太多的环节需要细化,不是说你把钱捐出去就完了。我们要推广这个活动、募款,再去寻求医疗合作伙伴,寻找需要帮助的孩子,把他们接过来做体检,然后确认手术时间,做手术,康复,然后送回去,你说这有多少道环节? 比办一个公司还复杂,公司就是赚钱,不管怎么花钱。基金会,你要想办法,募来钱之后,怎么把它花出去,还要解释怎么花的钱,它的工作是两个不同性质公司的总和。

易立竞:嫣然基金的初始动因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,这个动因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——父母对孩子的爱。

李亚鹏:对,这其实是最重要的。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,然后你来做这件事情。大家对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没有任何猜疑,才是这件事情得以顺利进行的最核心的一点。

有了嫣然基金会后,我发了一个誓,每次坐飞机都要发宣传单。都是飞机快降落的时候,大家睡醒了我才发。有一次发完后,还没坐到座位上呢,有一个人“啪!”把那个宣传单当着所有人的面扔地上了。我也愣了一下,但还是过去把那个信封捡起来,说“对不起打扰你了”,坐回来了。这个侮辱直接吧? 而且是完全无理的侮辱,你没有必要这样吧? 其实我们那个宣传单的内容很简单,那里面的话是我写的:“如果您有一颗慈善的心,如果您还没找到实施的途径,请加入我们嫣然天使基金,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,如果您不需要此信件内容,请转交他人。”我们都写了这样的话了,人家不要,我也不要吗? 他扔了,我能不捡起来吗?

但是没多长时间,我们基金会的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,说收到一笔 10 万元的捐款,署名写了“对不起”3 个字。我一想,就知道是谁了。

易立竞:事情进行得很顺利,做到现阶段有满足感吗?

李亚鹏:做到今天也未必顺利,也未必成功,算是取得了一点业绩吧。这个业绩给我带来的不是自我的满足感,在这个帮助别人的过程中,我获得的更多是对自己的帮助。这是我想去推广的一个经验。比如说你帮助的很多人是有残障的,可是谁不残障啊?肢体上残障,或者灵魂上残障,每个人都有。在帮助肢体上残障的人的过程中,我们修复了自己的灵魂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获得,是真的获得,而不是一种虚妄的心理满足。这一点不光是我,我们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,大家都有同感。

易立竞:面对女儿,你联想到过残障这个词吗?

李亚鹏: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的女儿是残疾人,从来没有。这个“没有”里分两个阶段、两个层面的认识。第一个阶段是孩子出生头4个月,我公开那篇博客之前,我是靠着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天生的骨肉之情,就是父不嫌女丑嘛,你根本不会认为她是……亲情阻碍了你这种认识。

易立竞:或者是你本身就抗拒这种认识。

李亚鹏:对,是抗拒认识,这是第一阶段。第二阶段是我真的放下以后,从另外一个层面去认识这个事情。回过头来,全都抛开了,跳出来看一看,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。真的。

这种幸运只供少部分人理解,是站在自私的角度来讲的,就是我生活里所有的事情,包括我的女儿,其实是带给了我一个精彩的人生。我觉得是有点自私的,但我说的是真实感受。

我不具备真正的商人的心理素质

易立竞:你车里放着这么多财经类杂志。

李亚鹏:看着玩。我虽然经商,但其实不算商界人士。商人一定追求利